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青山绿水带笑颜

——绕川红色艰险地上的发展奇迹

□新华社记者

谷雨时节,川蜀大地生机盎然。夹金山下,晨曦唤醒了万亩玫瑰花田里的花骨朵;秦巴山上,成片的花椒树已吐露新芽;赤水河畔,甜橙花的幽香弥漫了河谷;大渡河边,鲜红透亮的樱桃挂满了枝头……“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眼前这一片片绿意盎然的地方曾是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地。80多年过去了,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在这一片片土地上传承发扬,昔日红色艰险地上诞生发展奇迹。

艰险地之变

赤水河畔,晨雾渐散,一栋栋整洁的民居掩映在甜橙树林里,犹如水墨画卷。古蔺县太平镇村民李正芬一大早在甜橙林里除草施肥。通过甜橙种植,她家与全国千万脱贫户一样,日子越过越甜。“以前在渡口背煤,脸黧黑,像熊猫。”这个渡口正是古蔺县太平渡口,地处川黔山谷之间,险峻异常。当年红军长征时,在这里搭浮桥、造木筏,完成了第二渡、第四渡赤水的伟大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翻开长征史,绕川艰险地处处有红军:红军三大主力在川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跨越急流、征服雪山、穿越草地,在数十个县(区)的崇山峻岭间留下红色足迹。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之际,川陕苏区的红军将士也开始长征。当年川陕苏区核心地巴中市通江县,位于沟深林密的秦巴山深处。在该县毛浴镇,随处可见的“红色年代”“红军挂面”店铺名和红军石刻标语,讲述着红军与当地群众携手战斗的烽火岁月。

暮春,漫山遍野的白芍给毛浴镇山坡披上绿装。该镇种植白芍等中药材1300多亩,成为农民致富大产业。川西泸定桥头,不时有缠着头巾的老乡叫卖红彤彤的樱桃。泸定这座红色小城,因盛产优质樱桃,成为有名的“红樱桃之乡”。昔日枪林弹雨已恍如隔世,山风吹着泸定桥上的铁索,让人感受到红军渡桥的艰险。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后,一路向夹金山进军,开始踏上征服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川西高原上的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雕塑矗立在几百名红军将士牺牲的地方,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瞻仰,久久沉默。

村后是辽阔的大草原,红军在此留下“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感人故事。如今的草地,已变成游客打卡之地,青草、飞鸟、牦牛……成为“若诗若画若尔盖”。“十三五”期间,若尔盖县游客总量超千万人次,实现经济收入近80亿元。秦巴山区、乌蒙山麓、大渡河畔、高原草地……绕川红色土地上,处处散发着生机,形成一条条绿色发展的走廊,也在长江、黄河上游竖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不变的誓言

艰险地变化的背后,是不变的誓言。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地。在达维镇冒水村,“玫瑰长征”的故事家喻户晓。玫瑰,是冒水村村支书陈望慧带领乡亲致富的“美丽事业”。曾经,当地农作物以土豆、胡豆为主,人们起早贪黑,却始终富不起来。几年前,村民的土豆被野猪“扫荡”后,留下一株坚强的野玫瑰,让陈望慧一直难忘。当得知玫瑰精油比黄金还贵时,她激动得彻夜难眠。

此后,她坐大巴、挤三轮、蹭拖拉机,从甘肃到山东,四处“取经”,柔弱的女人走完了“玫瑰长征”。50亩、500亩、10000亩……在陈望慧带动下,小金县30多个村种起了玫瑰。3000多户村民,户均增收1.5万元左右。“看到大家腰包鼓起来,从内心高兴。”陈望慧说,“当年红军打天下为了百姓,现在更不能忘记初心。”赤水河畔,古蔺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王崇东为推广甜橙种植,常年个倾而出血,休养几天后仍放心不下甜橙林,又赶回赤水河边。王崇东说,老乡传统观念强,非要在甜橙苗旁种玉米,用来喂猪。后来,王崇东让示范户带动,老乡慢慢接受了科学种植技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老乡富了,才不愧对这块红色土地。”王崇东说。现在,古蔺县赤水河畔,20多万亩甜橙让老乡日子“甜上加甜”。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彝海结盟纪念馆里,一块木板上写着“红军要帮助回夷谋解放”。过去8年,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奋战在大凉山深处,践行着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四川有150名扶贫干部牺牲。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23岁,年龄最大的68岁。换穷貌、拔穷根、谋富业……新时期党员干部不忘先辈誓言,昔日绕川红色艰险地,已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永恒的精神

彝海边,58岁的沙马依姑眼睛炯炯有神。他是见证彝海结盟的“摩摩”沙马尔各的孙子。当年,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成功抢渡大渡河。然而,为红军提供帮助的许多彝族群众,都遭到反动军阀的疯狂报复。1945年,沙马尔各遭遇意外不幸

离世。“他到死都在等红军回来。”沙马尔各的儿媳、84岁的苏久克的莫说。1986年,彝海成立了管理处,23岁的沙马依姑成为首位工作人员,每天劝说毁林开荒、采伐木材的老乡,忙得“坐都坐不住”。20世纪80年代,彝海村已有很多老乡外出务工,但沙马家的人全都留了下来。“彝族谚语说‘祖先住的地方,后代不能断火’,守护它,是分内的事情。”沙马依姑一定要这里山清水秀。年复一年,沙马依姑守护着彝海。2005年5月,彝海结盟纪念馆落成,他当起了讲解员,每每讲起爷爷的故事,眼里都放着光。红色土地孕育红色的精神,并扎根在群众心中。

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春雨浸润着一排排无字墓碑。这座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园长眠着2.5万余名红军烈士。作为川陕苏区中心的巴中,当年每10人就有1人当红军,每30人就有1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宁愿苦熬,不愿苦熬。”这是通江县诺水河镇脱贫户李国芝写在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他的一双大手布满伤口和老茧,那是他栽花椒树时,被荆棘刺后留下的伤痕。

“要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这些年来,他每天起早贪黑,平整了几十亩荒地,种下了中药材、花椒,养殖了几十头黄羊、生猪,去年纯收入近10万元。红色精神不仅仅激励着李国芝,赤水河边、大渡河畔、高原雪山……在绕川红色艰险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党员干部带领下,继续攻坚克难,守护绿水青山,朝着乡村振兴迈进。(记者 任铭 周吉吉 吴光于 吴晓颖 陈地 康锦谦 卢有伊) (新华社成都4月20日电)

面面铜锣里 满满改革声

——探寻新中国资本市场的“速度与激情”

□新华社记者 潘清

黄浦江畔,外白渡桥边,有一幢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这里曾是著名的浦江饭店,更因是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旧址而闻名,如今以中国证券博物馆身份成为网红打卡地。在这里,人们可以“遇见”一面面珍贵的铜锣,“倾听”它们讲述新中国资本市场之“变”。第一面铜锣,锣面直径约为50厘米,黑色主体上装饰着一个金色的圆圈。这面花600元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见证了新中国资本市场开启宏伟征程。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悄然起步。股票,这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消失多年的概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84年7月,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股份制企业,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300万元股票。同年11月14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这种纸质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开售当天,每股金额50元、股份总额1万股的“小飞乐”股票就被一抢而空。

“婴儿时期”的股份制改革伴随着“姓社姓资”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对于是否会动摇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将一张“小飞乐”股票作为回礼赠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一举动,不仅向世界宣告“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也给襁褓中的新中国股市以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新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原万国证券营业部经理谢荣兴至今清楚记得股票市场刚开始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时人们对股票这一新生事物充满了热情。但在交易所成立之前,股票交易都是通过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手工进行,有时过户手续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严重影响了交易。市场各方对于可实现集中清算、过户的交易所充满期待。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浦江饭店里呱呱坠地。这面来自旧货市场的铜锣,为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敲响了第一记开市锣声,声音并不洪亮却如石破天惊,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正式利用股票市场这一工具发展经济。上交所开业当天,谢荣兴在营业部门口挂起了两个大气球,用大红标语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上交所的诞生,用新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以往柜台交易的分散、不透明、交易成功率低等弊端,也使得‘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交易原则以及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得以实现。”谢荣兴说。彼时的中国股市堪称“全球最小”市场: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上交所开市首日成交1016万股,其中股票成交仅为49万股。当年的这面铜锣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它开启的是世界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由“老八股”起步的中国股市,用了短短30年跻身全球资本市场“第一梯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票现货市场。截至2021年4月20日,沪深两市拥有4281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近80万亿元人民币。贵州茅台、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等7家公司总市值超万亿元,138家上市公司进入“千亿阵营”。

1997年,伴随上交所迁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面铜锣光荣“退休”。第二面铜锣,目前暂时无缘在中国证券博物馆见到,因为它正在亚洲最大的无柱交易大厅“上岗”。但我们能从博物馆保存的文献资料所展示的新中国资本市场诸多“高光时刻”中发现它的身影。2014年11月17日,这面铜锣以一记响亮的开市锣声,开启了联通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沪港通,为新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树下重要里程碑。

比照沪港通模式,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启航。截至2021年4月20日,沪深深港北向资金净流入近1.34万亿元人民币,南向资金净流入近2.13万亿港元。依托开创性的互联互通机制,A股市场逐渐成为全球资本“标配”,内地投资者也得以投资香港市场优质上市公司群体。“沪港通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资本市场解决了对外开放和互联互通的常态化问题。这样的一种创新,会让中国资本市场越走越远。”全程参与沪深深港通的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说。第三面铜锣,高178厘米,宽124厘米,锣面直径80厘米,锣架上镌刻有仿商周时期青铜器典型纹饰云雷纹。锣面上的抬头牛纹饰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2019年7月22日”等标识和字样,都表明着它不同凡响的身份。

“这面只使用过一次的铜锣,见证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落地的重大时刻。”中国证券博物馆副馆长金星说。成功运行20多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显现“短板”:传统行业占比过高,代表产业转型方向的新经济比重偏低。受制于既有上市标准,许多尚未盈利或设置不同股权结构的创新企业以及注册在海外的红筹企业,无法在关键时期在本地获得融资支持,不得不转身谋求海外上市。在这一背景下,为支持科技创新“量身定制”的科创板横空出世。“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科创板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创新,成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摇篮’。”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从2018年11月5日首度宣布“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家公司集体上市。在金星看来,259天打造的科创板成就了新中国证券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更彰显了中国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速度与激情”。

截至2021年4月20日,科创板共迎来26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3.4万亿元。伴随一批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硬科技”企业相继登陆以及首家红筹企业、首家“同股不同权”企业、首家未盈利企业次第登场,中国资本市场生态正逐渐“重塑”。“科创板助推科创企业跨越式发展,提高科创人才激励力度,令科创成果得到强化,也为专业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投资科创企业提供了良好的选择权。”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说。科创板的上市包容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品牌示范效应正逐步显现,为科创企业和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除了上交所开市铜锣和科创板开市铜锣,人们还可以在中国证券博物馆见到另外几面铜锣,包括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首个场内金融衍生品上市时使用的开市铜锣。这些铜锣曾在不同时间、场合鸣响,记录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如今,它们虽然成为藏品,但与正在各大市场“服役”的铜锣遥相呼应,共同见证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成长、改革和开放。(新华社上海4月22日电)

这些楼的故事不简单

——从北京“十大建筑”变迁看变化

□新华社记者 李斌 张骁 郭沛然

建筑,是时代的镜子。北京,是观察中国的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个地标建筑在北京拔地而起。这些矗立的“石头书”,折射出一个民族日益自信开放的姿态、一个国家不懈奋斗求索的道路。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建筑,尤其是北京不同时代“十大建筑”背后的建筑设计师,聆听背后的故事,记录人们的感悟……

开创

驱车在北京城市主干道,两侧建筑如流动音符,串联成气势恢宏的北京城市“交响乐”。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林立的高楼中,新中国“十年大庆”之际诞生的第一批北京“十大建筑”格外引人注目。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院)设计了其中的8座。“当时,周总理以政治家的胸襟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兼收并蓄、皆为我用’,迅速统一了设计思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建院顾问总建筑师马国馨说。“这些建筑在极短时间内建成,大量新技术得到应用。大会堂的结构和照明等非常讲究,无论哪里都能看到主席台,听到主席台的声音。”88岁的设计亲历者、北京建院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国胜如数家珍。北京“十大建筑”,彰显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族自信……在北京

建院首席总建筑师邵韦平看来,这些建筑不仅满足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交往等基础功能的需要,更在性质上深刻体现了人民性——由人民创造,由全体人民使用。新中国成立短短十年间,北京新建建筑面积相当于再造了一座北京城。

当时在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工作的王栋岑,在1959年出版的《建筑学报》上撰文道:“过去北京最庞大、最雄伟的建筑群是故宫,它俯视一切、唯我独尊,但今天它已经不在话下了,新建的人民大会堂比它还大7000平方米。”“如果没有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一切无从谈起。其中体现的奋斗和创新精神,至今感染着一代代建筑师。”马国馨说。

发展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北京国际饭店、长城饭店……这是1988年评选的20世纪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邵韦平说:“这些建筑带着国门初开的懵懂和稚气,风格开始和国际接轨,北京城市逐步走上现代化、国际化发展道路,但当时的建筑设计思想、技术实力还不够成熟。”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亚运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这是2001年评选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的杨保军撰文道,在这批建筑评选中,“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成为重要标准,希望能往“夺回古都风貌”的方向对建筑设计进行引导。“第一批‘十大建筑’基于当时的

背景,设计原则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而到这时,设计原则已悄然变为‘适用、安全、经济、美观’。”邵韦平说。当时还有了国际招标,境外建筑师参与其中,中国建筑师不仅加速海外留学,也开始在国内和国际大师一起工作交流。在今天看来,世界建筑师服务首都建筑发展,也是一种“为我所用”。

2009年评选北京当代“十大建筑”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大剧院等高票入选。作为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鸟巢”走出国门,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十大奇迹建筑”。“这几批北京‘十大建筑’的出现,体现出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随着改革开放程度不断进步,社会对建筑创作形式更加包容,建造材料和水平大幅提升。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开始融入世界。”北京建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全胜说。

新时代

走进新时代,新使命呼唤新时代的建筑,首都城市焕发新的光彩。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明确指出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为北京未来20年可持续发展制定新蓝图。近年,伴随“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北京城市新的发展风貌在建筑中深刻体现:——向东,北京城市副中心“生

机勃发”,将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典范”;——向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引擎”;——向西,老首钢工业园“涅槃重生”,正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向北,国家速滑馆“丝带飞舞”,将作为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建筑惊艳“北京2022”……

此时此刻的北京,城市建筑正进一步向“高质量”迈进。不仅满足首都功能发展需要的建筑日益增多,随着老城保护得到充分重视,百姓身边沉寂的历史建筑重焕光彩。位于前门地区的“北京坊”,成为从历史街区里走出的网红打卡地,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隆福寺地区,正打造北京最美“文化+”街区,让人们在古都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交相辉映中感受美好……

新时代的北京建筑设计不贪大求全,“老建筑”得到充分改造利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变身冬奥冰壶赛场“冰立方”;新建筑的设计品质、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应用“数字建造”技术,国家速滑馆的建设速度、建设质量成倍提高……“北京城市建筑的发展缩影,也是中国的发展缩影。我为国家感到骄傲。”在北京建院工作50多年的马国馨说。“北京建院有幸设计了40个北京‘十大建筑’中的19个,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壮大,应该感谢祖国发展开放给予的机会,给一代代建筑师留下可追溯的记忆,和对未来百年首都城市新发展的期盼。”徐全胜说。(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